

明李逸氏余昇翁集

放

擣

雜

記

爰園彙編卷之一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印刷
同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再版印刷
同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再版出版

正價大洋二角五分

原著者

余

版

所

有權

翻必

刻究

評點者

寥寥

出版者

寥寥

印刷人

藤澤

印刷所

秀外

光

社

吉

子

懷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發行所
寄售處

上海英租界
界惠福里

至誠書局
惠福里昌明公司

柳林雜記閒評

人可以不死乎。曰可。埃及有木乃伊術。可使形骸千祀如生。又或以蠟以銅。以石象人。能亂眞。此乃面目也。肢體也。服裝也。非人也。有畫工焉。執一人而臨之。能令人見之如見其人。其斯可以不死乎。曰此不過畫中人耳。非其人之眞也。人之至尊無上之一物爲地水火風諸煞。萬刦之所不能銷毀者。惟何恍兮忽兮。望之不見其首。臨之不見其後。無以名之。名之曰精神。精神猶車也。文章猶輪也。載精神以遊行于逍遙無垠之表。上九天下九泉而無窒碍者。其惟文章乎。蘇東坡曰。意行無車馬。倏忽畧九州。差足道精神與文章之妙。

近世文化日進。遂有研求不死術者。竊謂可不必也。人之慾望無盡者也。使不死長閑人世。之事故拂意之事。既多自殺之風。必盛而機械百出。殺人之術亦必日工攘攘。斯世無休息之一日。恐哲人處此。當有嘆求死不得者。蒲留仙曰。

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嘵々子曰。吾道自有不死藥。何事旁求。古今不死藥惟八斗。蒼頡得其三。子長得其二。曼翁得其一。僅餘一斗。散布人間。慧業文人。得其一勺半握。僅以自樂。不肯施人。其悲天憫人。起死人而骨肉之令重。泉之下。承陽氣復活。張頤鼓掌與千載下人揖讓進退。起坐譚笑者。惟子長與我曼翁耳。

湯卿謀曰。吾人當具三副眼淚。一副哭天下事不可爲。一副哭天下淪落不偶佳人。其一則余忘之矣。嘵々子曰。文章之妙筆墨之外。不可無淚。韓柳歐蘇之文。余讀之輒昏々欲睡。若屈原天問。山鬼李賀之秋墳。鬼唱文山之正氣。歌謝梟羽之冬青。引皆以淚勝。嘵々子又曰。余生平最愛讀有淚文字。自今發大願。欲集古今有淚文字。評隱而刊布之。普天下有眼淚人。拭目俟之可也。文章之難作。史爲難。而史之中書志。非難。列傳爲難。曼翁則並臻其妙。

史之作有以例起者有以變起者以例起者事必師古準繩是循以變起者則世爲之板橋雜記之爲板橋雜記莊生所謂有大力者負之以趨曼翁不得而主之也

本事詩始於唐孟啓乃詩格之具史裁者板橋雜記分讀之一本事詩也傳美人難於傳英雄英雄事業如印板文字易於點竇美人之一笑一嚙一盼一暎能傾墮城國役使百靈作者當揚管吮豪時其精神已爲美人之靈爽所攝縱橫卷舒不能任意子長能傳楚霸王而不能傳虞姬非子長至此才盡實子長至此膽怯也江南詞人吳文璧女史永和咏虞姬云大王固英雄姫亦奇女子惜哉太史公不紀美人死文璧惜太史公不紀虞姬之死吾謂太史公至此目眩心悸不特不能紀虞姬之死并不能傳虞姬之生也

板橋雜記曼翁之春秋也據春秋胡傳凡例春秋之法治奸惡者不以存沒必

施其身。獎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曼翁於龔孝升則黜之於童夫人則進之紀玉耶。婉容並及楊龍友督師紀葛嫩不遺孫克咸參軍。曼翁錯綜變化。猶此物此志也。

据胡傳。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因謂之例。有事同而詞異者。則謂之變例。葛嫩與王月同一死而予奪不同讀者。當善審之。

春秋非世卿。曼翁進珠市妓以頡頏南曲。此物此志也。

程頤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吾於板橋雜記亦云。

寒支僧曰。國殤如邱。子女出塞。如陵板橋雜記之。終於趙雪。華其有憂患乎。

孔子惡聞人曼翁惡名士。

甲曰。板橋雜記情史也。乙曰。板橋雜記慟史也。丙曰。板橋雜記刑書也。丁曰。板

橋雜記滄桑錄也戊曰板橋雜記羣芳譜也己曰板橋雜記忠義傳也寥々子曰皆是也皆非也何則板橋雜記非紙非筆非墨非文字非語言立之又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寥々子無以名之名之曰衆妙之門

板橋雜記當於衆香國中讀之

板橋雜記當於孟夏傍晚在海濱坐岸上小舟借漁火讀之

板橋雜記當往箱根浴罷溫泉臥聽泉聲潺湲於電燈下倚枕讀之
板橋雜記當於雪夜令一僮刺艇至西湖「三潭印月」讀之

板橋雜記當於暮春修禊時置酒西湖放鶴亭中與數知心人聚讀之

板橋雜記當往焦山登高塔對大江讀之

板橋雜記當使十七八女郎用白絹手臨一過召名工裝潢成帙於風清月白時展讀之

板橋雜記當得如板橋雜記中美人如李香君寇白門者共讀之

板橋雜記當於春秋佳日良朋雅集爇名香對名花傾國坐廣廈細旛層臺複閣之內酒半酣時讀之

板橋雜記當於茅屋三間臘梅二三枝高出簷際曝日時讀之

板橋雜記當於嚴冬深夜戶闔人靜時開南牕承月光讀之

板橋雜記當於春江花月夜棹一小舟載琴書茶酒紙筆放櫂秦淮令曲中佳人歌曼翁江南好景本無多祇在曉風殘月夜之句後隨意讀之

讀板橋雜記時與錢蒙叟吳梅村王漁洋龔孝升杜茶村朱竹垞厲樊榭諸家詩集及西堂雜俎湘中草參閱便覺意味深長

讀板橋雜記如入華胥國如散步桃花源有莊周蝶夢之致

板橋雜記中佳人如葛嫵寇白門李香君及遭難麗人宋蕙湘趙雪華等並宜

得如唐伯虎其人者爲之各畫一像并撰一贊題其上或即以錢蒙叟吳梅村王漁洋朱竹垞其他已未知名大家吟咏代之亦佳。

板橋雜記當與陳其年婦人集篋衍集同時讀之陶靖節云祇可自娛悅不堪持贈君凡有一寓目之緣者當有感斯言

板橋雜記當令下三種人讀之一天下有心人當讀板橋雜記一天下傷心人當讀板橋雜記一天下多情人當讀板橋雜記

板橋雜記不可令下三種人讀之一有富貴氣者一輕薄文人一登徒子

寥寥子曰吾生平于美人緣疏故識淺間讀閒情洛神諸賦不解所作何語板橋雜記中佳人多矣概不敢妄下月旦海內大雅當我嗤亦我憐也

板橋雜記有三大可惜一可惜無謝皋羽西臺慟哭之淚擊鐵如意讀之二可惜不遇汪水雲與故宮人十八人釀酒城隅鼓琴敍別時讀之三可惜不經金

聖嘆批點一過

板橋雜記中風景。當得董思翁王石穀輩臨之。懸於秘室。終日對賞。可以忘倦。板橋雜記中人物。如無可法師。楊龍友。督師孫克咸。參軍姜如須。行人等。當各畫一像。與諸佳人并受香火供奉。

板橋雜記美人寫真帖也。仲尼有言。如好好色。今之以好色自命者。已自不知。更何云好母亦肉體之感覺耳。王陽明有言。抱着黃嘴婆兒。自稱好色。今之好色者。其不爲王陽明所譏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嚙嚙子曰。吾之評點板橋雜記。以問世也。其末流必有藉以助惡者。世俗滔滔。貴耳賤目。必有目爲誨淫者。是則埋曼翁之血。千年猶碧。吾願乞曼翁之靈。訴月老罰令此等人生。生世世配嫫母。無鹽或令墮落孽海。歷劫不得超生樂國。

板橋雜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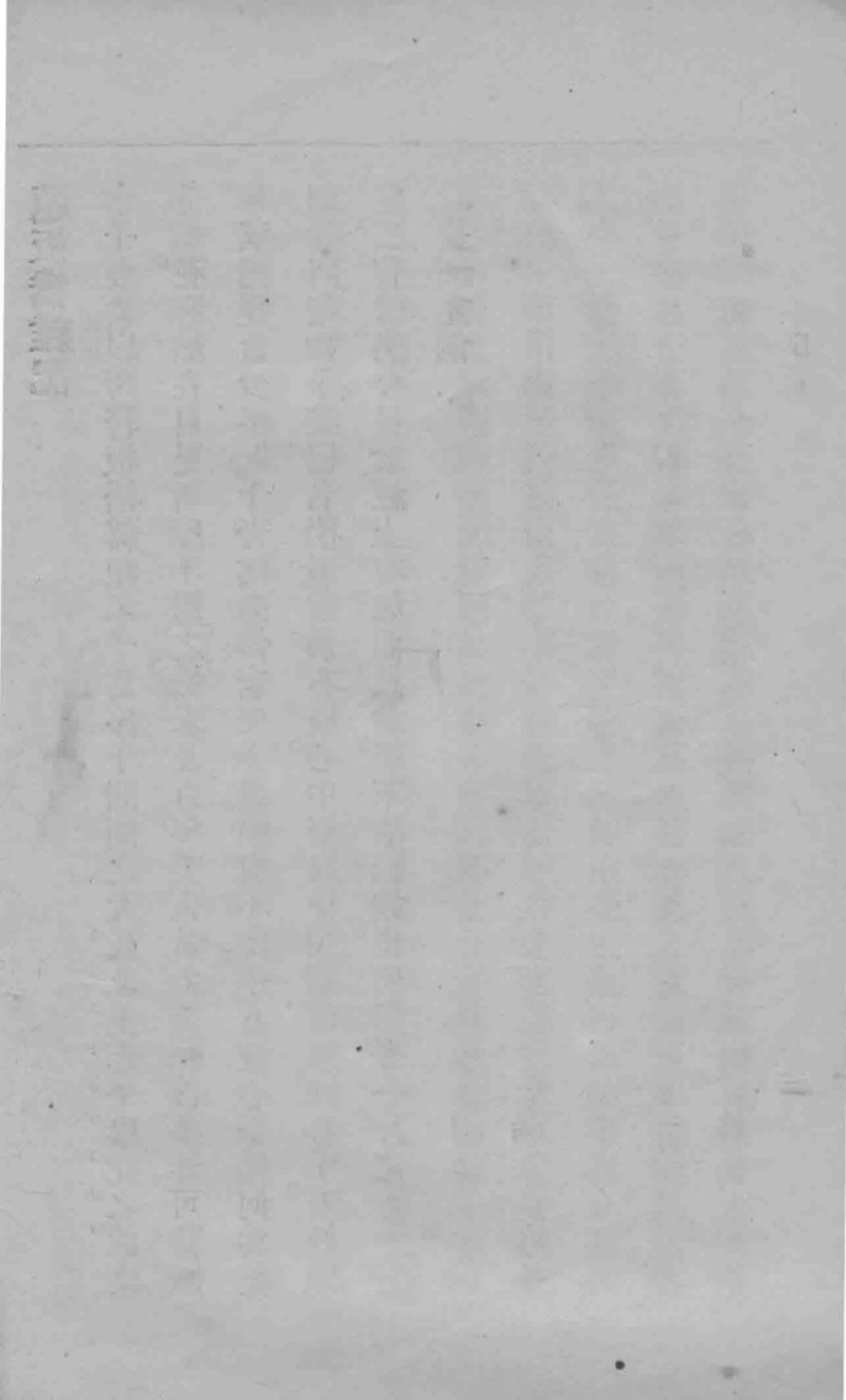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爲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斜之是述。艷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唉曰。此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風流甲于海內。自白下青谿桃葉園扇。其爲艷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寢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間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烟花。宜春之子弟。而猶少長承平之世。偶爲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咏。顧盼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媚互引。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楊州一片歡。

場鞠爲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返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崕公覬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艷冶之是傳也哉。客躍然而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記。于是作板橋雜記。

題板橋雜記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爲序。予間閱之。大氐北里志平康記之流南部烟花宛然在目。見者靡不豔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于青樓薄倖。老來弄墨。興復不淺。子方洗心學道。何爲案頭着阿堵物。予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伊川眼前無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優劣。今曼翁紙上有妓。而良翁筆下故無妓也。何傷乎。一序之。

長洲尤侗



板橋雜記

三山余懷澹心著

寥寥子評點

上卷雅游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眞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當日佳麗數語盡之有等無文字消滅時此萬字或天地毀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疏。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箔低垂。升階則獨兒

明讀此悟程
必人語否乃心
爲妓目遇則欺中
鹽媒所遇則欺中
姜母無姬母

此景設試想者此
身讀此情此景
妙水曠遠莘之謂
詩中謂王摩詰人
文余謂曼翁畫中
謂昔形凝碧綿

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了鬟畢妝。捧娘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雄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姿。樂戶統于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灑灑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簫笛擣爭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太白爲首沙顧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莘。綿水煙凝碧。廻光鶯峰西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亘其前。秦淮朱雀橋遶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

人間耶。宋遺仙。王佐烏花前輩。偏於江山空好。詩云後人有哀情。未免有誰能遣。

惟當於夢中見之耳。

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欄徒倚忽遇彼姝唉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窓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旣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枹擊鼓蹋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團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裡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粧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迥鶴舞銀城雪窖開皆實錄也嗟乎可復見乎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